

年初二,我陪妻子回娘家

■ 梁郁强

年初二,按照习俗,作为丈夫的应该带孩子陪同妻子回她的娘家探亲。自结婚十多年来,年年如是,今年自然也不例外。

虽说春节期间聚会众多,但只要是与此冲突的,我统统都推掉了,有什么比陪妻子回娘家更重要的呢。

其实,刚结婚的那两年,我还是挺抵触的,私底下觉得,一年当中什么时候去探岳父母不行啊,非得年初二去,并且还要在那待上三两天,亲朋好友间很多精彩的活动都错过了,实在有些遗憾。但是后来我发现,没有什么比回娘家更令妻子高兴的了。毕竟娘家是她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地方,那儿不单有她的兄弟姐妹,也有看着她长大的邻居和一同成长的发小。回到那,她就是回到旧林的鞦韆,回到故渊的池鱼,甭提多高兴了。

是的,回到那,一切都是她熟悉的样子,被邻居亲切地叫着乳名,和发小家里长短地唠叨着,关键还被父母像过去那

样宠爱着。如,妻子喜欢吃鸡翅,每次杀鸡,岳父第一时间便把鸡翅夹到她的碗里;妻子喜欢吃岳母做的豆腐,岳母年前便会专门做一个,酿豆腐也好,煎豆腐也罢,无一不准备得妥妥贴贴的,只等我们一到,立马上从冰箱里拿出来解冻,为晚餐做准备。他们仿佛要弥补上一年所有对女儿的欠缺。

后来,我也慢慢地想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的已婚女子无论是在夫家过得幸福的还是过得一般的,年初二这天她们都期盼着回娘家。她们也是父母的宝贝女儿呢,无论多大,回家便可以得到父母的疼爱,重温一番当“公主”的感觉,给自己被柴米油盐酱醋茶充斥的生活调剂一下。想必,每个女子的内心都住着一个小时候的自己吧。

年初二,我们食过午饭之后,准备好礼物便往岳父母家里赶。妻子自是满心欢喜,孩子们也是雀跃不已,一路上猜测外公外婆准备了什么食材和零食,我轻轻地说了句:

“不用猜啦,都是你妈妈最喜欢的。”

半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岳母早早便在路边等候了,一见我们的车,立马迎上来,妻子打开车门,径直挽着岳母的手入屋去。二宝说:“妈妈为什么空着手呢?”“她不是抓着她妈妈的手吗?我们仨动手搬礼物哈!”坐定,大家自是嘘寒问暖一番。妻子像打开了话匣子一般,滔滔不绝地和岳父岳母聊自己的工作,聊自己的日常,聊一些八卦……茶水饮了一杯又一杯,话题换了一个又一个,时针走了一圈又一圈,没完没了。根据多年以来的经验,晚餐的准备工作是指望不上妻子了。我和小舅子识趣地走向厨房……

择菜、清洗、切菜,煲汤、炒菜,斩鸡,装盘,上菜,我和小舅子配合默契,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厅里聊得火热,我俩在厨房里也忙得热火朝天。吃晚饭时,望着一桌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大家不禁胃口大开。岳父不断地叫我们吃吃

吃,岳母则不断地叫我们喝喝喝,只是,他俩的筷子却不时往妻子的碗里夹着菜,而妻子也往孩子们的碗里夹着菜,想来,做父母的都是疼爱自己的孩子的。

酒足饭饱,孩子们跑到空地上放烟花,妻子和岳母去邻居家串门,我则无聊地或跑到屋外看人家放烟花,或回到屋里看电视。而妻子的一些发小得知她来了,便寻到岳父岳母家……自然又是一番热闹。

我们返家的时候,岳父岳母拼命地往我们的车厢里塞东西,什么葱啦,蒜啦,红萝卜啦,桔子啦,苹果啦,扣肉啦……即使我再三阻止,说,这些我家都有呢,也没有丝毫的用处,直到满满当当为止。回家的路上,我笑着对妻子说:“你妈就差点没有把冰箱搬上车了。”“不好吗?俗话说,‘十个女儿十一个贼’,娘家给的东西多多益善哈!”我也忍不住笑了,此刻,妻子应该是既心满又意足的吧。

年初二,陪妻子回娘家,必须的!

春天小帖(组诗)

■ 庄家银

立春
一滴滑落的露珠
在土地上
悄然着床

初春
垂柳
把春雷
拉爆

春天
一棵光秃的树上
缀满了露珠
如一盏盏明亮的灯

春风
在温柔地
翻开了
土地这本厚书的封面

春雷
刀子嘴
豆腐心

春雨
万物都在想着
揩她的油

春草
世界上
最牛的钉子户

春水
涨动着
仿佛把一条河
举

起
来

春潮

春风
撕开了河流的封条
大地的心事
在奔涌

踏春
一不小心
就误入一个粉色的漩涡
今夜

我要和那一朵最妖艳的花
来一场私奔

在春天
一片叶
把我渡到彼岸

一朵花
打开了天堂的门

春天来了(外一首)

■ 雪冰

龙年的鞭炮声,把大地唤醒
荷花桂花谢了,以命换春天
百合花桃花开了,互不相让
争当春天主角
大自然
野花绽开笑脸,红的、白的美了人间
小草探出头来,嫩的、绿的把大地装饰
牧童骑牛把笛,吹响了江南一派好春光
池塘边,“春江水暖鸭先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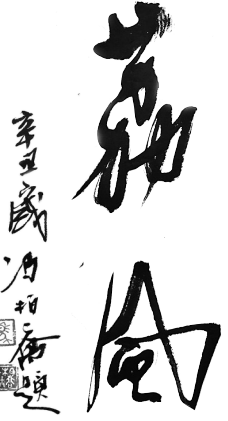
村子里
炊烟袅袅,鸡鸣犬吠猪哼牛哞四处闹腾
阿爷坐在蓝藤树下,手捋胡须
讲述春天故事。传授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的气节真经
阿嬷戴上老花镜,为春耕播种挑肥拣瘦
儿童背起书包迎着太阳奔向未来

阡陌间
阿叔扶着犁把,扬起牛鞭,让犁头
翻开泥土芬芳
阿婶扛起锄头,挑着粪箕,担起
人间烟火责任
阿哥扎紧腰带,摩拳擦掌
要拿青春赌明天
阿嫂背着襁褓中希望,在田头埂尾
许下春天的心愿

过年

临近年关
小孩把笑容挂在脸上
踮起脚尖,点着指头
计算年的到来
大人将眉头紧锁
清点钱包,盘算年的计划

总想让年过得实实在在的



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

也红

■ 阿明

◎ 小说连载 ⑥

第六章

上章讲到龙涛明和黃丽丽漫步到市电视台楼下,丽丽急匆匆上楼去取了一件东西下来。这东西就是丽丽亲手织就的毛线衣,分长袖、短袖、套褂各一件,颜色有纯白、粉色和橙色。丽丽无数次目测龙涛明的体形身高,估摸体形像电视台一个主持人,便把他当作替身量下了尺寸。80年代,女孩子织毛线衣送给异性,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定情信物了。这三件毛线衣,每一针每一线都饱含了丽丽对龙涛明的“情、思、念、盼”。

丽丽取来的是其中一件长袖粉色的。她将毛线衣递到龙涛明面前,心跳剧烈加速,连声音都变色了:“涛明,这件毛线衣是我给爸爸织的,他穿起来偏大,你看合适不?”天啊,面子害死人!如果作为同学往来的这些年,丽丽不浪费无数次机会,主动表白,那本篇结局也许不一样。可惜现在龙涛明已心有所属,丽丽即使今夜抹下面子主动作出表示,却已是失去了最好的机会,晚了啊!

“不,不! 还是给你爸穿吧,老人家穿大一点的舒服。”对于丽丽突如其来心意表示,龙涛明面露难色,当即推拒并找了一个借口告辞离开,留下丽丽半抱着毛线衣,独自伫立在风中黯然神伤……

龙涛明离开黃丽丽后,在路边叫了一辆“摩的”,回到了树脂总厂办公楼。此时,办公室的秘书小薛、韩小倩和打字室人员都在加班,忙着为应对市审计局的年度审计做材料准备。按要求,他们得把各生产车间和专业科室写的汇报材料打印成册,明天交给审计组的人员。

见小薛和韩小倩在校对材料,龙涛明上前关心地问:“你们吃饭了吗?”小薛说:“我和小倩到厂饭堂吃了一顿,打字室的三个女孩还没吃,但她们说不饿,等打完材料再说。”“那不行! 小薛,你到车班值班室要台车,到市里整几份夜宵回来。”小薛应了声“好”就去落实了。

龙涛明情不自禁地走到韩小倩身旁,韩小倩连忙放下材料站了起来。世间好多事情,就像上天已安排好了一样,不约而至。龙涛明和韩小倩四目对视,没有回避、没有眨眼、没有羞答。韩小倩三眼皮下的大眼睛似一潭秋水,深情款款,情意绵绵。

山:年桔、苹果、满堂红、黄金果、发财树、富贵竹、猪草草,前来询价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流连在万紫千红的花市中,就像在春天的海洋里徜徉。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母女俩又合计一番,选了一盆大花蕙兰,一盆四季海棠,拼了一盆蝴蝶兰,黄的娇艳明媚,紫的高贵典雅,白的素雅纯净,缀几缕春光春色带回家中,感觉就像拥有了整个春天。

路过市民公园,我们决定进去溜达溜达,更为广阔的春天,兴许在这里等着我们。

果然,几树紫风铃花早已摇响春天的铃铛,向空中展开几朵绚丽的云彩,它们好像把积攒了一个冬天的力量都贡献出来了,一团团,一簇簇,像一个个小风铃聚在一起密谋着怎样把春天唤醒。洋紫荆也是不甘落后的,在马蹄状的绿叶间,白的、粉的、紫红的花朵,像一群群缤纷的彩蝶,优雅地扇动轻盈的羽翼,展翅欲飞。途经一处花廊,绿色的藤蔓上挂着橙红的花苞,自然垂下,像一挂挂未曾点燃的鞭炮,没错,这是炮仗花,它们已经做好了迎春的准备,只等春天一到,便会燃起炮仗的瀑布,呈现一派温暖和喜庆的生机。

是,今日立春,“旧岁此夕尽,新春今日回”,南国春来早,我们有幸闻到了春天的气息。然而,气象意义上的春天其实并未到来,日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最强雨雪和最忙的春运撞个满怀,无数的打工人们揣着阖家团圆的期盼踏上返乡的路途,却被冻结在高速路上。

在脉脉流淌的共青河畔,我和闺女交流网上的信息。安徽金寨,高速路上积雪大堵车,附近村民徒步2公里送来热水和泡面、鸡蛋等食物,很多司机要付费,但村民们坚决不收。湖北仙桃,高速公路堵车近20小时,村民们用篮子把食物送上高架桥,一边冲高架上的同胞们喊道:“把水壶那些放下来就行了,钱不用收”。隔着屏幕,我们都能感受到冰天雪地的寒冷中,那些人间的大爱和春天般的温暖。

立春已至,推开新春的门扉,春天还会远吗?

龙涛明不大不小的眼睛,刚毅里含有柔情,爱意里隐藏力度。他们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非你莫属”。

不知过了多久,打字员拿着一沓资料来到门口:“韩秘书,这是五个车间的材料稿,请你校对。”这时,他才回过神来。韩小倩告诉龙涛明,审计组里有一个人是她妈妈的闺蜜,从前经常到她家玩,今天下午在会议室开完审计会后,偷偷拉住小倩告诉她说,树脂总厂产销平衡严重缺口,有大事情。

而此时人在新半岛酒店1808房的张松东,也刚刚得到消息,审计组收到一封匿名信,说树脂总厂很多产品不翼而飞,有很大问题。审计组作了盘点,证实匿名信反映情况属实,已向市经侦报案。

发生这样的事情,早已在张松东的意料之中。他暗暗庆幸,自己已采取了弃兵保车的措施,否则不堪设想。

张松东冲了一杯浓浓的普洱茶,坐在软绵绵的大沙发里,双目发呆,重新回忆起了徐艳芬事件:

一年多来,张松东在澳门赌博越陷越深。月初,徐艳芬告诉张松东,厂里的流动资金很紧张了,不但原料款付不出去,连工资都没钱发了。张松东最近到澳门又输了几百多万,更要命的是国资委老主任告诉他,最近市审计局要来树脂总厂审计。张松东预感到形势岌岌可危,迟早都会东窗事发。幸好自己留有一手,所有还赌债的款项,都是徐艳芬一人经手。张松东思来想去,唯一的办法是堵住徐艳芬之口。

“无毒不丈夫,对不起艳芬,待来世再向你补偿赎罪了。”决心一旦定下,马上采取行动。他来到澳门,找到赌厅老板问是否有不留痕迹的毒药。老板说,你真找对了人,欧洲最近就有这种新药。于是张松东和赌厅老板谈好了价钱,反复研究了实施方案,并由老板派两个蠢码仔实施。先在房间毒晕徐艳芬,再把现场伪造成上吊自杀,同时彻底清理现场痕迹。动手当天,张松东找个借口出差香港,加一层保险,万一查出是他杀,张松东不在江南市,不会轻易怀疑到他。结果如张松东所愿,徐艳芬尸检也没有查出有毒药。

张松东再一想,觉得还是要做做审计组的工作,虽然他们查出问题都可以推到死了的徐艳芬身上。但已答应李秀芹,今

晚请区法院院长吃饭。算了,李秀芹的事先放一放。想到这里,张松东便谋划如何更艺术地接触审计组人员。

再说龙涛明和办公室人员一直加班到凌晨四点,才把报审计组的材料打印校对装订成册。龙主任对小薛、韩小倩和三个打字员说:“你们辛苦了,表扬你们! 我给你们补休半天。”小薛和三个打字员面露感激,齐齐应道:“谢谢龙主任。”韩小倩却说:“我已给家里打过电话,明早我还要赶着报送材料,今晚就在秘书室躺躺,不回家了。”待小薛和打字员被值班车送走后,龙涛明和韩小倩深情地对视了一会,小倩说:“晚安。”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龙涛明回到办公室,先把昨天的工作日记补上,再把今天的工作重点罗列。喝了一杯开水,拿一件冬天的工作服盖在身上,便睡在沙发上去了。临入睡前,他对自己说,如果小倩肯过来亲热一下,那多幸福啊。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而韩小倩回到秘书室,靠里墙有一张值班床,她铺上自己带来的床单,换上拖鞋,走到门口就犹豫了——门要不要开? 龙涛明会不会来? 门吧,他一来肯定敲门的呀,是把门闩上了。刚躺下,又想,万一龙涛明来了,推门推不开,就走了呢? 按捺不住便起来又把门闩打开了。睡了一会,再想,万一一办公楼进来个色狼,门没闩好,不是很危险? 担心害怕地又去把门闩上了。如此反复犹豫挣扎多次,韩小倩一点睡意也没有。此时她最想听到的是龙涛明走来的脚步声……

上面说到张松东正在谋划接触审计组。一大早,龙涛明便接到审计组联络员小吕的电话,上午十点审计组组长带着九名组员要同张总交流审计意见。龙涛明连忙来到张松东办公室,门是打开的,张松东正右手拿着点燃的烟,面朝向窗外,龙涛明轻轻敲了敲门,见张松东转过身来,便说:“张总,审计组联络员刚来电话,说上午十点方组长带着审计组人员来同您交流意见。”

张松东问:“他们共多少人?”“连方组长共十个。”“要求其他领导参加吗?”“没有,就您一人。”张松东稍微思考了一下,反应敏捷的他便作了吩咐:“涛明,现在交给你三件事,一是通知厂饭堂在一号包间做一桌高标准的午餐,你和我一同接待审计

组人员;二是你马上到市里买十个高档的真皮公文包,拿到吃饭包间;三是现在通知销售、生产两个部门负责人立即来我办公室。”“好的,马上落实。”

很快,负责销售的老许和生产部江华来了,张松东询问了审计组的审计情况。老许说,他们两个部门进行了进出料平衡统计,确实缺口很大。张松东知道问题暴露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是对江华说:“审计组的对比,是生产原料和出厂产品对比,这是不科学不合理的。我们厂内还有许多半成品,生产装置罐区、塔内容器和管线内还有大量生产原料,何况不少已销售的产品还没有开票还有应收账款等。江华,你把我刚才讲的具体数字化,写一份报告,盖上总厂的公章,今天交审计组。”江华这个生产部长是张松东一手提拔的,一向唯张松东马首是瞻,未作他想,当即应下照办。

张松东看了看手表,已近十点,便来到五楼会议室。会议室中间一张长台,北面已坐着十个审计组成员,坐在中间的组长是市审计局副局长方华。在张松东任国资委副主任时,他们两人早已相识。

方组长看到张松东进来,急忙离座走上前来同张松东握手,脸上露出慈祥憨厚的笑容:“张总,我们是例行审计,给您添麻烦了。”张松东也笑脸相迎:“方局长客气了,您是来帮我们树脂总厂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待两人回座,方华望着张松东客气地说:“张总,可以开始了吗?”“可以,听您的。”有职业审计素养的方华,马上转变了语调:“江南市树脂总厂审计交底会正式开议,请本次审计副组长赖方同志作情况反馈。”话音刚落,会场气氛马上严肃紧张起来。

随着赖副组长把一项项情况细细道出,张松东面上虽假装淡定地听着,心里却惊出了冷汗。他暗道,好一个老奸巨猾的方老头,放出的口风是物料不平衡,实际是出厂地磅单总量和销售收入严重不符,有巨额国家资产流失的嫌疑。这每一张地磅单都有时间、数量和经手人,证据确凿。百密一疏! 徐艳芬呀徐艳芬,你把发货单提货单销毁了,却没有把地磅单销毁! 张松东脑袋急速运转,思考着等会儿该如何表态才能把这事圆过去。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句话大

多数时候是对的。张松东毒杀了徐艳芬,瞒过了公安。但通过不正当手段,抽走大量国资,终是露出了马脚。张松东最后表态是这样说的:“首先非常感谢方组长为首的各位审计人员,刚才赖副组长的情况反馈,我十分震惊! 会后,我马上召集厂领导和生产、销售、财务有关部门人员逐一核实你们反馈的情况,找出问题症结,再向你们汇报。”散会后,张松东很热情地招呼审计组人员到厂饭堂用餐。

当天下午三时许,市刑侦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罗为斌,来到市经侦支队陈副支队长办公室。陈副支原先是一大队队长,罗为斌的顶头上司。干过刑侦的人都知道,刑侦战友是出生入死的兄弟,他们两人的感情自是深厚真挚!

罗为斌来到门口,就远远地扔给陈副支一根烟,熟络地问道:“老大,听说树脂总厂有经济问题向你们报案了?”“是呀,我手头上有一大堆案件没有处理完呢,这个案子还没排得上队。”

坐下后,罗为斌松了松衣领,接着对陈副支说:“老大,前段时间我也办了他们厂一个案,是一个财务科长死了,局里作出结论是自杀,但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那是你们刑侦管的,我可找不到我这儿!”正被别的案子弄得焦头烂额的陈副支并不愿接他的话茬。

“你不是我老大嘛,听听您的意见!”耐不住罗为斌的坚持,陈副支终于点头应道:“好,你说说看。”

“我总觉得这个女的死得蹊跷,疑点有二:一是现场看似是自吊自杀,但死者基本上没有自杀动机,据我们调查,她死前给自己做了很多准备实施的计划和安排,看得出来是对自己和生活满怀期待的,这不像是个想要自杀之人会有的心理状态和行为举动。二是现场很可疑。她上吊在出租屋的一条木横梁,这个横梁布满灰尘,但横梁上仅留下一条清晰的绳印,这不符合常理。人在上吊后,断气前会本能做出挣扎,横梁上的绳印就应是凌乱的一片,而不应只有这么整齐的一条。老大,你说呢?”

陈副支听后,神色变得凝重:“尸检呢?”“尸检没检出别的可能线索。”话到此处,两人同时陷入了沉默的思索。

接下来,树脂总厂又出了更大的事情。